

SHIJIETINGSHIGUSHI

世界影视故事

(第一辑)

相信眼泪(苏联)

陈慧娴
血疑(日)

4
1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姜铁生 李南友

世界影视故事
第一辑

《世界影视故事》编辑部编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 * *

上海文汇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印张：4 字数：120,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0

书号：17003·1050 定价：0.65元

世界影视故事

第一辑

目 录

前 言

- 苏联电影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徐晓军改编(2)
巴西电视故事：女 奴 项 扬 马伟平改编(16)
苏联电影故事：两个人的车站 张 弛改编(27)
香港电视故事：陈真复仇记 长 丹改编(40)
日本电视故事：血 疑 邓 樱改编 王为政插图(78)

《血疑》主要演员介绍：

大岛幸子的扮演者山口百惠
大岛茂的扮演者宇津井健
相良光夫的扮演者三浦友和
大岛理惠的扮演者岸惠子

评《血疑》：五情·三巧·“节外生枝” 林辰夫(118)

编 后

封面：山口百惠

封底：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

主 编 林辰夫 汪小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 图	王 枫	王濂芳	朱 烈	李连庆	李文达
汪小为	林辰夫	邹凡扬	姚雪垠	赵 寻	钮祖印
祝希娟	峻 青	徐 宏	曹 禺	谢铁骊	

前言

《世界影视故事》丛书，是在我国大力推行城乡经济改革并取得可喜成果的新形势下问世的。为满足城乡青年特别是广大农村青年在新形势下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丛书希望在丰富青年的文化生活、开阔人们的视野以增进对世界的了解方面，贡献一份力量。

《世界影视故事》丛书，是一种通俗影视读物，以发表由世界各国有一定影响的电视剧和电影片改编成的影视故事为主要内容，并介绍与此有关的影视名人。取材以尚未播映和正在播映的电视剧和电影片为主，并以国外影视故事为主。文章力求通俗、优美、简洁、生动。刊载故事的同时，刊登有关的照片和

苏联
电影故事

莫斯科不相信

眼泪……



一九五八年，莫斯科。卡捷琳娜高中毕业了，但高考名落孙山。这使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多少受到了打击，但她还想继续努力，寄希望于明年的考试。她暂时还不想回农村老家去，她想留在莫斯科，先找个地方住着，再找个工作，边劳动，边学习。

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胸脯高高，体态轻盈，浑身透发出少女的光彩和魅力。

徐晓军改编

插图,力求图文并茂,清新活泼。丛书每辑约十二万字,一般每两月出版一辑,中短篇小说一次登完,长篇故事分辑连载。

这一辑刊登影视故事五篇。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是获得奥斯卡奖的作品。电视连续剧《女奴》在巴西、古巴等地播映时,曾引起极大轰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曾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一致好评。香港电视连续剧《陈真》象《霍元甲》一样,获得我国观众欢迎。日本电视剧《血疑》更以成功的编导和精彩的表演,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我们希望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故事,能受到读者的喜爱。

良好的愿望,并不等同于读者的评价。我们热切盼望广大读者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期不断得到改进。

《世界影视故事》编辑部

卡捷琳娜拖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往前走着,一个不相识的小伙子过来帮忙,但她默默地把他的手推开了。

她吃力地挤上公共汽车,面前是一堵由男人脊背组成的严实的墙。她挤了一下,纹丝不动,只好用箱子开路了。只听一个妇女一声尖叫,一个男人骂了一声。但卡捷琳娜总算冲开一条路,挤了过去。

她朝一幢长长的五层楼房走去,这里是工厂的集体宿舍。卡捷琳娜的两个女友——油漆工玛丽娅和面包工柳德米拉就住在这里。

玛丽娅是个端庄娴雅的姑娘,二十出头,热情,能体贴人,对一切都很知足。现在玛丽娅已经交上了男朋友,电工尼古拉,两人情投意合,正在为将来的共同生活作准备呢。

柳德米拉体态婀娜,在三个姑娘

中,她最漂亮。但她虚荣心很强,奢望很高。她的人生哲学是:生活就象买彩票,中了头奖便可拥有一切。她对玛丽娅的生活态度很不以为然。这时,她正盖着被单躺在床上。

卡捷琳娜无精打采地进来了。

“啊,征服者来了!”柳德米拉首先叫起来。

玛丽娅看到卡捷琳娜的样子就猜到了几分,同情地问:“砸锅了?”

“砸锅了。”卡捷琳娜放下箱子。

“没什么,今年考不上,明年准成功。”玛丽娅安慰卡捷琳娜。

“好象你已经取得了成功一样。”柳德米拉还是躺在床上。

“我是没那缘份。”

玛丽娅看柳德米拉还是躺在床上,接着说:“你倒是穿件衣服啊。看你差不多是光着身子啦,多不方便。”

“谁不方便？我方便就行。”

话音刚落，有人敲门。

“进来！”柳德米拉喊了一声。

五大三粗的尼古拉刚推门进来，又急忙退出去了。“对不起！”他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了。

“怎么样？服了吧！”柳德米拉边穿衣服边走了出去。

夜幕已经降临，华灯初上。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去逛大街。繁华的高尔基大街，霓虹灯一闪一闪。小伙子打着鲜艳的领带，人人精神抖擞。姑娘们穿着当时令人侧目的超短裙，花枝招展。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柳德米拉和卡捷琳娜浏览着一个个陈设得琳琅满目的橱窗，卡捷琳娜都有点眼花缭乱了。“喂，姑娘们！”有两个青年过来和她们打招呼。

“土包子！”柳德米拉一下就把他们呵斥开了。

卡捷琳娜小声地问：“你干吗那么厉害？这两个人好象还不错嘛。”

“跟你我一样，乡巴佬。二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只挣那几个死钱。一句话，冒牌货！这号人不够意思。”柳德米拉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

“那什么才够意思呢？”卡捷琳娜很有兴趣地问。

“到时候我会指给你看的。”

她俩来到一家大使馆门口，正赶

上使馆的宴会结束。一个个仪表堂堂的外交官，携着雍容华贵的夫人走下台阶，钻进各自的新式小轿车。“这才是真正的够意思哪！”柳德米拉羡慕地说。但卡捷琳娜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稀罕，轻歌剧里有的是！”

不久，卡捷琳娜进了金属服饰厂当了压模工。三个少女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着，追求着。

有一天，玛丽娅和尼古拉又出去了。望着两人的背影，柳德米拉有点激动，说：“两个傻瓜给自己戴上枷锁，难道这也叫生活？”柳德米拉认为生活不应象计委做计划一样，把二十年的事早安排好。她告诉卡捷琳娜说：“住在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张了不起的彩票，可以一举而赢得一切。莫斯科——意味着有很多外交官、外贸官员，学者名流，艺术家、演员、作家，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男人。”

“那又怎么样？”卡捷琳娜还是不开窍。

“可我们是女人！”柳德米拉直言不讳。

运气终于来了，柳德米拉被请去为度假的吉洪米罗夫教授照管家务。教授是她同乡，都是彼得连科村人。柳德米拉刚到莫斯科时，曾在教授家当过佣人。这次，柳德米拉拉着卡捷琳娜一同前往。光洁如镜的电梯，一

下把她们送上二十一楼。她们从简陋的集体宿舍搬进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住的高楼大厦。她们的职责很简单：一天遛两次狗、浇浇花、取取信。

柳德米拉认为时运来了，很快就想了个主意：利用这个时机，邀请文艺界、体育界的名人，管他认识不认识，开一个小型晚会。“不过”，柳德米拉凑近卡捷琳娜，神秘地说：“我们得改变一下身份，装成教授的女儿，我是姐姐，你是妹妹。我去年从医学院毕业，现在在喀先科精神病院当医生，你还在化工学院读书。”

“这……这……合适吗？”柳德米拉的建议把卡捷琳娜吓了一跳。

“我哪一点象教授女儿呀？一直在农村长大，不用望远镜也一目了然。”

“不对。”柳德米拉不同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使你出洋相：一是说话错音，这方面你没问题；再就是提些蠢问题。这也好办，你少开口就是了。不过，要落落大方！”

“不！”卡捷琳娜沉吟了一会，说：“装模作样总不好。再说，我也讨厌欺骗。”话是这么说，但姑娘的心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着。

小型晚会举行的那天，十多位名流应邀来了。一一介绍后，客人们落座吃饭。

一个浅色头发、浅蓝眼睛、穿着

时髦的高个子年轻人，挪了挪椅子，靠近卡捷琳娜坐下。“我叫拉奇柯夫。”他一面自我介绍，一面给卡捷琳娜布菜。

卡捷琳娜悄悄地打量了他一眼。他漂亮、高雅、头发修剪得很好。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卡捷琳娜突然垂下了眼帘。

吃完饭，照惯例，大家开始跳舞。

柳德米拉和一个不爱说话的年轻人跳，卡捷琳娜同拉奇柯夫跳。

“您在哪儿工作？”卡捷琳娜感觉到幸福就要降临，声音也甜甜的。

“在电视台。”

“这工作一定非常有意思吧？”

“确实很有意思。”拉奇柯夫的口才很不错：“不论什么时候，把握住发展方向永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电视还刚刚兴起，然而未来是属于它的！”他绘声绘色地向卡捷琳娜描述着电视事业的今天和明天。这使刚刚跨入社会的卡捷琳娜听得入了神，很兴奋地答应第二天去参观电视台。

参观电视台的这个夜晚在卡捷琳娜过去的经历中算是最美妙的了。楼道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著名的男女播音员。两位很漂亮的妇女正领着一位真正的元帅到什么地方去。

拉奇柯夫领着卡捷琳娜来到演播厅，让她在群众演员的前排就座。现

在实况转播，台上演员正在斗智。

卡捷琳娜看到拉奇柯夫走到摄像机后面，带上耳机，神态自若，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窘迫。她哪里知道，拉奇柯夫已好几次把她的特写镜头发送给导演了。她当然也不知道导演非常喜欢她朴实、天真的表情而选中了这些镜头，使全国观众都看见了她。

卡捷琳娜家里的人和同学在电视上看到了卡捷琳娜，都纷纷写信向她祝贺和询问，卡捷琳娜高兴得在房间里旋转起来。

不久，拉奇柯夫又把卡捷琳娜请到自己家里，并把她介绍给了母亲。这位长辈热情地招待了“教授的女儿”。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姑娘，她感到了一种飘飘然的幸福。

教授明天就要回来了。两个姑娘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卡捷琳娜吞吐吐地对柳德米拉说：“今晚你能不能回集体宿舍去睡？”

“为什么？”

“拉奇柯夫说，嗯……咱们老是三个人在一起。”

“行啊。”柳德米拉顿时明白了。

拉奇柯夫来了。他们坐在小桌边，点起了蜡烛。拉奇柯夫斟了两杯酒，把一杯递给卡捷琳娜，说：“为你干杯！”拉奇柯夫一边喝酒，一边

环视着房间说：“太棒了。”

卡捷琳娜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便问：“什么太棒了？”

“所有这一切。这些书籍，高高的天花板，在这种地方，才开心呢？”

“你家那套房子也不错嘛！”卡捷琳娜眨了眨眼睛。

“那不值得一提。”拉奇柯夫摆了摆手：“为你干杯！”

“为咱俩干杯！”

卡捷琳娜打开电唱机，悠扬的乐声在房间里回荡。两人翩翩起舞，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

在教授家梦一般的短暂的生活过去了，三个少女又团聚在集体宿舍。玛丽娅兴奋地宣布：“我要搬开了，今天尼古拉向我求婚了。”

“我可是怀孕了。”卡捷琳娜冷不防冒出了一句。

“瞧，”柳德米拉说：“他知道吗？不知道！那就告诉他吧。”

卡捷琳娜担心地说：“那别的事呢，撒了这么多谎，都没法收拾了。”

“没关系。”柳德米拉安慰她：“慢慢收拾呗。先叫他和你结婚，然后再把一切真情告诉他。如果他真爱你，就会原谅你。”

卡捷琳娜幻想着幸福的未来，但她马上又清醒了：“他要是不原谅呢？……我不愿意家庭生活从欺骗开

始。这一切实在叫人厌恶。我今后永远不再欺骗人了，我要向他和盘托出！”说到最后，卡捷琳娜几乎是叫了起来。

“姑娘们，这可是件大事呀”。玛丽娅突然说：“得想个办法才行。”

还没等她们想出什么办法，电视台的流动转播车开进了金属服饰厂。

卡捷琳娜在金属服饰厂当压模工，工作很出色，还学会了检修机器。事有凑巧，车间主任又偏偏想让聪明的她站在镜头前排除机器故障。

卡捷琳娜一听说电视台来采访，便忐忑不安起来。当她得知这次就是由拉奇柯夫负责摄像时，简直象五雷轰顶。可不，拉奇柯夫还以为她是教授的女儿呢！要是拉奇柯夫看到卡捷琳娜的操作表演，后果会怎么样呢？时间紧迫，来不及找柳德米拉商量了。她慌得六神无主，在车间里躲来躲去，最后只好躲到女厕所去了。

但大家还是找到了她，她几乎是那里被押解着出来的。

到了这种地步，卡捷琳娜只好把心一横，将一切置之度外。她理了理头发，整整衣服，向一条生产线走去。此时此刻她已完全无所谓了：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生产线一停下来，她就假装着去排除故障。

播音员微笑着向她采访了。卡捷

琳娜避开拉奇柯夫惊异的目光，坦率、诚实地回答了播音员的提问……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卡捷琳娜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来到妇女保健站检查身体，面色阴郁地说：“我要做人工流产。”

“已经晚了，有十周了。”

“这我知道。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还是让孩子父亲到我这里来吧。”医生慢条斯理，可卡捷琳娜一听，象被针扎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女医生吃惊地望着她，还是走开了。

“怎么样？”等在门口的柳德米拉见卡捷琳娜出来了，赶紧问。

卡捷琳娜垂头丧气地告诉她：“毫无办法。”

“真倒霉！”柳德米拉点了一根香烟，狠狠地吸着。

在苏沃洛夫街心花园，卡捷琳娜和拉奇柯夫会面了。卡捷琳娜满脸愧色，请求原谅她过去的扮演，并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他，还保证今后再不骗他了。可昔日对卡捷琳娜万般殷勤的拉奇柯夫，今天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他显得十分烦躁。

“求求你，求求你啦……为了我们的婴儿。”她泣不成声了。

拉奇柯夫还是无动于衷，冷冷地

说：“一个女人曾经欺骗过别人……现在我怎么能相信孩子是我的呢？！”

卡捷琳娜没有想到拉奇柯夫会说出这种话来，她惊呆了。

卡捷琳娜越是激动，拉奇柯夫越是出奇的冷静。他慢吞吞地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们就此分手，各奔前程吧。对不起，我该去排节目了。”边说边扬长而去。开始他走得很慢，后来便向前奔去，赶上了一辆无轨电车。转眼间，电车消失在树木后面。

茫茫夜色，成全过多少情侣，可是今晚，莫斯科的街心花园，情人都已散去，只剩下卡捷琳娜一人。她孤独地半守着天上的星月，泪水沐浴着她的双颊，满肚子话无处诉说。她怨恨拉奇柯夫，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欺骗了别人。她悲伤地抽噎着，泣噎着，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

女友柳德米拉却不是个好惹的人，她为拉奇柯夫的薄情怒火冲天，也为女友的逆来顺受深感不平。她悄悄地给拉奇柯夫的母亲打电话希望能挽回局面。谁知拉奇柯夫的母亲也翻了脸，她来到集体宿舍，一进门就把“教授的小女儿”训了一顿：“我和拉奇柯夫谈了，他并不爱你，不过是一时的荒唐。谁年轻时没办过荒唐事呢？用教授的住宅搞那些低级把戏，

实在叫人恶心！还有，请你以后别再给我打这种低级的威胁性电话。”

卡捷琳娜没想到拉奇柯夫的母亲竟变得这样厉害，她嗫嚅着说：“我没有打电话呀！”

“电话是我打的。”柳德米拉毫不屈服：“不仅要打电话，还可能给您和您儿子的单位写信呢。作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看来，您就是在第六面包厂当面包工的‘精神病专家’喽？”

“正是在下。”柳德米拉挑衅地回答，“怎么样？”

“不怎么样。”拉奇柯夫的母亲说，“只不过我把这段故事讲给几个记者听了。他们说，这倒能写一篇作品，谈谈这些征服莫斯科的女人。”

“我们算什么征服者。”卡捷琳娜实在忍不住了：“我们老老实实劳动。”

“那就好好劳动吧！”拉奇柯夫的母亲一阵风似的走了。

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叫亚历山德拉。她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似乎拉奇柯夫造成的创伤被她作为母亲的宽大饶恕了。

女友们把卡捷琳娜安排在精心布置好的一个安静角落里，还为婴儿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摇篮。

真挚的友谊使卡捷琳娜感到无限

温暖，也激发起她重新进取的勇气。

夜已经深了，卡捷琳娜洗完尿布，又坐到桌前，摊开教科书和笔记本，但她困得两眼都睁不开了。她哭起来，但只能悄悄饮泣，生怕吵醒小女儿和睡在旁边折叠床上的柳德米拉。

卡捷琳娜哭了一阵后，收拾好笔记本，开始上闹钟。这时已经深夜两点多了。她把闹钟的指针定在早晨六点，想了想，又把闹钟拨到五点半。卡捷琳娜只能睡三个小时了。

一晃十六年。卡捷琳娜经过十多年的勤奋学习，已成为一名化工专家。不久前，她被提升为一家拥有三千人的化纤联合厂的厂长，还被选为区苏维埃代表。她对工作十分认真，深受部领导的器重和群众的爱戴。

但她在私生活方面，还是个单身母亲。十六年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卡捷琳娜眼角添了一些细碎的皱纹，头发也出现了银丝。但她每天离家时，都要精心地打扮一下，把深褐色的第一流的假发一戴，波浪型十分自然。卡捷琳娜显得又年轻又苗条了。女儿亚历山德拉在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性格有些孤僻，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母亲工作很忙，回家往往很晚，母女见面也说不上几句话。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卡捷琳娜才能挤出点

时间回首往事……

女友们呢？

玛丽娅和尼古拉组成了美满的家庭，生了三个孩子。玛丽娅已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过着风平浪静、心满意足的生活。

柳德米拉的命运就比较坎坷了。她始终没能中“头彩”，但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忙碌的一天又过去了。卡捷琳娜驱车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奔驰。斯列捷斯基拱门旁的售报亭边，站着一个男人。卡捷琳娜刹住车，那男人立即跳上来坐到她身边，并探过身子去吻她。但是卡捷琳娜聚精会神地直挺挺地坐着，因此这一吻显得十分笨拙，仿佛他啄了一下卡捷琳娜的面颊。

他们穿过市中心，拐进一条小路，汽车在一座九层预制件结构的塔式楼前停下来。

这是一套两个房间的住宅，设备齐全，但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卡捷琳娜坐在桌旁，男人想拥抱她，但她对此毫无反应。卡捷琳娜站起来铺好了床。男人开始脱衣服，可是卡捷琳娜重又坐到桌旁去了。

“你这是怎么啦？”男人问。

“我们厂的那台设备不能用。”

卡捷琳娜说：“我女儿不好好学习，我家的房子要修理；我母亲病了，需

要把她接到莫斯科；我汽车上的方向轴也该换了……”

“难道你现在竟考虑这些事？”男人感到很委屈。

“我讨厌在别人家里瞎混，讨厌向女朋友讨一把房门钥匙化上两个小时。”卡捷琳娜越说越激动：“我讨厌什么事情都得由我一个人去操心。”

“可你该明白……”男人想努力解释。

“我什么也不想明白！”卡捷琳娜站起来，穿上外衣，把钥匙往桌上一扔，说：“钥匙放到信箱里去。”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感到狼狈的男人从窗口望见卡捷琳娜钻进汽车，猛地把车子开走了。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三个女友又在郊外玛丽娅的别墅中聚会。虽然十六年过去了，但三个姑娘少女时代的友情却始终不渝。她们利用节假日常常聚会，相互倾吐心事。

夕阳西下，尼古拉、柳德米拉以及玛丽娅的孩子们下河游泳去了。玛丽娅和卡捷琳娜坐在门廊的台阶上谈心。卡捷琳娜说她从前不知道羡慕别人，现在却羡慕玛丽娅。她说自己的生活里好象还缺少什么，很苦闷。

“我说，你是不是太高傲了？男人们可不喜欢这个。”玛丽娅问。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高傲。我

需要的男人哪儿有呀？一个个不到四十岁就大腹便便，而且，胆小怕事，脚上的皮鞋也不擦。”

“这和皮鞋有什么关系？”玛丽娅感到很诧异。

“我现在一看见男人穿双脏皮鞋就受不了，马上就没兴趣了。”

“不行……你这个人太苛求了。”

“我的要求是很低的。”卡捷琳娜对玛丽娅的话很不满意，说：“可现在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达不到。噢，我该走了，明天早上八点还要开调度会。”卡捷琳娜拿出笔记本做了记号，又心事重重地用手指敲打着台阶的栏杆。她在焦急或烦恼时有这种习惯。

夜深了，卡捷琳娜心情惆怅地坐上晚归的电气列车。车厢里有好几个和她一样的单身妇女。还有一对风烛残年的老夫妇在玩扑克牌。一对青年男女正频频接吻，而姑娘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大胆感到自豪：每接一次吻，她都要带着胜利者的神情望望那些单身妇女。其实，这姑娘长得并不漂亮。

望着这一切，卡捷琳娜心潮起伏。她想了一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准备着明天的会议。

车到了一站，上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工人打扮，但风度翩翩。

他把整个车厢环视了一下，便走到卡捷琳娜的身边，问道：“可以坐吗？”

得到允许后，那人坐了下来。卡捷琳娜刚一低头，便看到男人脚上一双没有擦过的皮鞋。

“我自己也讨厌脏皮鞋。”男人突然说。

“您的皮鞋跟我毫不相干。”卡捷琳娜不想再谈下去了。

“那当然啦。”男人肯定地说：

“但它使你感到不愉快。”来人努力与卡捷琳娜攀谈。睿智的语言引起了卡捷琳娜的兴趣，两人谈得很投机。他自称叫果沙，是个一级电焊工，生活中有过波折，目前还是个单身汉。

“我猜想您也是个工人，最多是个技工，也可能是个独身者？”果沙的话题也真够多的，卡捷琳娜出于女性的敏感，也出于不伤害男性的自尊，对果沙的猜测，她只是莞尔一笑，未置可否。

下了电气列车，果沙叫了出租车送她回家。车上的邂逅，好象在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一块石头，在卡捷琳娜的心底泛起了涟漪。有人说，爱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第一次见面。在果沙身上，她仿佛看到多年来追求的影子。但是，卡捷琳娜毕竟已年过三十，她胡思乱想一阵后，又照样忙碌起来。

她出席化工科学研究所联席会议，认真地和所长就现有设备的挖潜革新展开争论；她又换上工作服钻到车间，和技术员、工人们一起试验新设计的装置。回到家里，她还要考虑怎么才能说服部长并取得部长的支持。她的生活的绝大部分被工作占据了。

过了两天，当卡捷琳娜在超级市场采购了一大网袋的香肠、鱼、果汁、牛奶、黄油等，吃力地往家里走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她手里接过了网袋。哦，是果沙！果沙已经在街头找她两个小时了。

她带着果沙回家，并把果沙介绍给女儿亚历山德拉。女儿冷眼打量着果沙，果沙毫不拘束。他让卡捷琳娜休息，自己动手做起晚饭来。果沙的烹调技术是那样高超，动作是那样娴熟，这使母女俩大为惊异。在餐桌上，果沙对亚历山德拉说：

“我将和你妈妈生活在一起。虽然认识才两昼夜。”

亚历山德拉笑起来：“妈妈说过，爱情归爱情，但必须了解对方才能生活在一起。了解需要时间。”

果沙说：“妈妈说的对。当你还不能肯定是不是爱情时，那需要时间。但现在我本人毫不怀疑。”

卡捷琳娜自顾自地吃着，装作没听见。果沙走后，女儿凑近妈妈的耳

朵下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人讨厌。”

第二天，一大早，果沙开车来到卡捷琳娜的住处，约她们去郊游野餐。

“我哪儿也不去。”卡捷琳娜宣布说：“今天是星期天，我得睡个够。”

“那就到大自然去睡个够吧！”果沙说：“我带着气垫子呢。”睡眠惺松的母女两人被拉上了汽车。果沙早就看中了地方，他们把车停在小河边的树林里，树叶已渐渐变黄，小河宛如一条蓝色的带子蜿蜒曲折，四周一片静谧。卡捷琳娜松了一口气称赞说：“这个地方真美啊！”

果沙从后备箱里取出折叠小桌，几把折叠椅、火盆，随即动手把事先准备好的肉条穿在铁钎上。亚历山德拉咂咂嘴说：“果沙想得真周到啊。”

午饭后，他们躺在气垫上，脚和身子沐浴在深秋的阳光中。一星期劳碌带来的疲劳早已烟消云散。卡捷琳娜有几次想把自己的厂长身份告诉果沙，但果沙打断了他：“不用说了，以后日子还长着哩。”果沙不需要知道她的底细。

一天晚上，果沙和卡捷琳娜漫步在莫斯科街头。突然问道：“你和丈夫离婚很久了吗？”

“十六年前。”

“你一直一个人过？”果沙又问。

“你不也是一个人过吗？”卡捷琳娜反问他。

“是一个人过。”果沙表示同意，但他顿了顿，又说：“也并不总是一个人。”他觉得有必要承认这一点。

“我也一样。”卡捷琳娜也很坦率：“没有总是一个人的。”

“好吧，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也有了我。如果以后……”果沙看了看卡捷琳娜，不说了。

“那又怎么样？”卡捷琳娜扬着脸。

“我可要揍人的。”果沙挥挥拳头，毫不含糊地声明。

卡捷琳娜和果沙的感情很快就白热化了。

三个女友又凑在一块，卡捷琳娜兴奋得难以抑制：“离开他，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了。”卡捷琳娜决定明天一定要把一切都告诉果沙，柳德米拉劝阻她说：“男人不喜欢女人的地位比他高，还是别把他吓跑了，等结了婚再说吧。”卡捷琳娜好不容易得到爱情，但又担心果沙知道详情后，爱情会起变化。可她又不想对果沙有一点点隐瞒，她又处在新的矛盾中……

偏偏这个时候，命运又来捉弄她。和十六年前一样，电视台的浅蓝色转播车开进了卡捷琳娜领导的联合加工厂。总摄像师又恰恰是拉奇柯夫。十六年过去了，拉奇柯夫还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他穿着一身绿色西服，对年轻摄像师们指手划脚。拉奇柯夫本来不想负责女厂长的拍摄，他以为女厂长一定是一个索然无味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但当他听说女厂长是一位漂亮而又未婚的中年妇女时，他很感兴趣，非亲自出马不可了。当摄像机对准卡捷琳娜，拉奇柯夫终于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位落落大方、似曾相识的女厂长，就是十六年前和他有过一段罗曼史的少女卡捷琳娜。这时，他又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他悔恨当初自己不识货，便暗暗下决心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噢，有了，还有一个孩子呢，也该十六岁了！

“拉奇柯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开始拍电视？一小时后我还要接待法国人。”卡捷琳娜见拉奇柯夫呆在那里，就打断了他的思路。

“对，对。”拉奇柯夫同意：“咱们俩可以另找个地方继续谈话。”

卡捷琳娜坐到办公桌后面，拿出粉盒淡淡地涂了涂口红，又用梳子梳一梳，把头发披在肩上。

摄像机亮起了红灯。

“各位观众，晚上好！”卡捷琳娜开始讲话：“如果男同志们有事，那就请您去忙吧。我想我们厂的产品基本上是妇女感兴趣的……”

卡捷琳娜讲完话就走了。但拉奇柯夫还有意留在办公室和女秘书攀谈。他问得很随便：“这个妇女真有意思。”

“她是我们的智多星。”女秘书骄傲地回答：“怎么，您已经爱上她了？”

“这样的妇女当然引人注目。”拉奇柯夫吐出了真话：“她微笑的时候，简直让人看不够。”

“她的一笑值五十万外汇呢？”

“怎么回事？”

“她参加了在法国购买设备的谈判，法国公司经理因为非常欣赏她，就一下减去了五十万。我们部里的人常常用这句话同她开玩笑。”

“原来如此。”拉奇柯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拉奇柯夫的苦苦纠缠下，两人又在当年分手的苏沃洛夫街心花园见面了。他们又坐在十六年前坐过的长椅上，拉奇柯夫献上一束花，表示悔恨和爱慕之情，然后又提出他们之间的唯一联系——当年他不肯承认的孩子。卡捷琳娜已经不是过去的卡捷琳娜，她斩钉截铁地用他过去的话回敬

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要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

这天，卡捷琳娜作为区苏维埃的代表接见了选民。回到家里，她感到很疲劳，真想好好休息一下。果沙已经为她在家里准备好了可口的晚餐。这时门铃响了。

拉奇柯夫拿着一束花和一包东西居然登门拜访来了。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场面！卡捷琳娜心里纵然百般不情愿，但出于礼貌，还是叫他进来并予以介绍。

拉奇柯夫一踏进门，便讨好地谈起在卡捷琳娜工厂拍电视的花絮，又津津有味地扯起电视台的内幕趣事。果沙和亚历山德拉完全被吸引住了。果沙答应第二天去电视台参观。拉奇柯夫见卡捷琳娜很不耐烦，赶紧告辞。果沙和拉奇柯夫正好同路，两人一起走了。

卡捷琳娜在家里很不宁静。她了解果沙的为人，预感到真相大白后，将要失去果沙的爱。卡捷琳娜自小痛恨欺骗，不幸的是自己在生活中却发生了两次欺骗。前一次换取了拉奇柯夫的侮辱，付出了十六年艰苦生活的代价。这一次如果因为果沙还没有来得及听取自己的叙说，而觉得受骗，卡捷琳娜或许将悔恨终生。

她坐在床边，越想越伤心，不断

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女儿看到这个动作，紧张了起来，问：“妈妈，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卡捷琳娜说，“可是快出事了。”事到如今，卡捷琳娜把十六年前的真情全部告诉了女儿。

联合工厂的新设备试验成功了，这里留下了卡捷琳娜的多少汗水啊。可是，果沙不再来了。

卡捷琳娜痛苦万分，但她佯装镇静地去参加各种集会，继续接见选民。然而表面的镇静毕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楚，她只好又去请教女友。

在玛丽娅家里，她责骂着自己，她恨自己，她坐在那里，越哭越伤心。

“得了，别哭了！”柳德米拉有点粗暴地要求她：“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需要的不是哭，而是行动。”是啊，眼泪又有什么用呢！倔强的女人是不哭的，莫斯科需要的不是眼泪！

玛丽娅的丈夫尼古拉穿上了衣服，摸了摸口袋，检查了一下香烟和钱带了没有，他对卡捷琳娜说：“告诉我所有能找到果沙地址的线索，大家先去你家里等我。”

尼古拉终于找到了果沙，果沙正独自一人借酒浇愁呢！“欺骗，这是

欺骗！”果沙大喊大叫着。尼古拉以无言的安慰，对他深表同情。果沙毕竟是一个正直、无私、善良的男人。尼古拉说服了果沙，两人合唱起古老的俄罗斯民歌：

在顿河上游荡
在顿河上游荡
年轻的哥萨克
游荡在顿河上

这时，三位女友在卡捷琳娜家里正提心吊胆地等着。卡捷琳娜一见果沙，便站起来迎接，两个人走到里间密谈去了。大家在外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焦急地望着门口……

“还是请你们给我来点吃的东西吧。”尼古拉又发话了：“我认为这场谈话的时间短不了。再说，现在也该吃午饭了。”

这时，卡捷琳娜从里间走出来，果沙也出来了。果沙走到柳德米拉身边，说：“请您换换座位，这个位子通常是我坐的。”

柳德米拉马上明白过来，她站起来，但嘴巴还不服气：“不过，顺便告诉你，我在这个位子上坐的时间可比你早得多。”

“从今天起这种情况改变了，今后要由我坐在这里。”果沙坐在饭桌的主人席上，邀请大家入座。果沙见亚历山德拉不在，便到她的房间里把

她叫了出来：“关于道德准则问题，咱们以后再谈。现在吃饭吧。”

饭菜摆好了。果沙打开一瓶伏特加，给每个人都斟满，他第一个举起了酒杯，说：

“为了我们的团聚，干杯！”

“干杯！为了过去的友谊，也为了今后的新生活，干杯！”

第二天一大早，卡捷琳娜开着汽车送果沙上班。她一直把车开到工地上。果沙下车后，卡捷琳娜也下了车，她用脚踢踢车轮前胎，又坐进车里，照她的老习惯猛地一下子把车开走了，以至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不得不急忙闪向一边。

果沙的伙伴看见后，一窝蜂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她是谁呀？”

果沙开始还不好意思，但迟疑片刻，他突然用清晰明亮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宣布：“这是我的妻子！为了避免误会，我请大家记住这一点。”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这是我的妻子。”

（完）